

# 陸游三山別業的家園書寫

湛 仕 綦\*

## 提 要

家園，是文人最親密的後盾，承載著漫漫人生的日常起居與喜怒哀樂。南宋愛國詩人陸游，屢遭仕途波折，多次退居家鄉山陰的三山別業，其居處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之久。晚年的陸游，依然擁有驚人的創作能力，別業的屋舍、園圃也因此成為筆下常見的題材，記錄陸游的身心狀態與思考活動，從而展現作者與空間深度的交融。本文擬從書巢、居室、老學菴、東籬，這幾處舉足輕重的家園一角，結合該時期的創作背景與意義，勾勒此一空間的特點與作用。行文以順時鋪展、由內到外，展演陸游富有層次、意涵深刻的家園書寫；進而領會汗牛充棟的封閉書巢、修身養性的居室與老學菴、安老晚年的東籬天地，這些家園中熟悉的角落，不再是冰冷的物理空間，而是與陸游相互定義、經驗彼此的地方。

---

本文 110.02.15 收稿，110.07.26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DOI: 10.29419/SICL.202202\_(53).0004

**關鍵詞：**陸游、三山別業、家園、空間、晚年、身心

# Study on Home Writing of Lu You's Villa at Sanshan

Chen Shih-chen\*

## Abstract

Homeland is the closest backing for literati, it carries memories about our daily life, joys and sorrows through all the years. Lu You, a Patriotic poet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encountered massive obstacles in his career, thus returned to a villa at Sanshan (三山) in Shanyin (山陰) which became the main residence for more than 25 years. In his late life, Lu You still had fertile creativity, the houses and gardens in villa that recorded Body's condition and mindset became the main theme. Therefore, we can tell that Lu You and space somehow mingle with each other. For a better description of space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hu chao (book nest), ju shi (living room), lao xue an (temple of elderly learner), dong li (east fence) chronologically, the important places in this villa, showing the background and meanings combined with life. We will start from inside to outside, display the many layers of Lu You's poems, for they are no longer spaces of houses but the place that could experience and define.

---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ywords:** Lu You, Sanshan bieyie, Home and garden, Space, Late years,  
Body and mind

# 陸游三山別業的家園書寫

謹 仕 綦

## 一、前言

陸游（1125-1209）擅長以大力想像之筆創造出慷慨激昂的北伐詩，整體氣韻雄渾，在晚清變革以來，受當時救亡圖存的知識份子推崇為「愛國詩人」，愛國詩作也成為陸詩研究、閱讀接受的主流。<sup>1</sup> 前輩學者同樣也注意到陸游磅礴的愛國詩之外，仍然擁有眾多的日常書寫，錢鍾書先生撰寫的《宋詩選注》便精確點出：「他的詩一方面是悲憤激昂，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恢復喪失的國土，解放淪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閑適細膩，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貼出當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sup>2</sup> 較之於愛國詩作，陸游閑適詩作、田園詩作、其他日常書寫等等研究，相形之下顯得慢熱，本世紀初已有學者指出陸游其他詩作的研究面貌模糊。<sup>3</sup> 爾後，陸詩的「另一方面」逐漸受到重視，近十年內，兩岸的陸詩研究跨足多元紛呈的主題內涵，<sup>4</sup> 研究文章數以千百。

---

<sup>1</sup> 〔日〕高津孝：〈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政大中文學報》第4期（2005年12月），頁61-62。

<sup>2</sup>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頁270。

<sup>3</sup> 高利華：〈陸游詩歌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浙江學刊》2002年第4期，頁144。

<sup>4</sup> 探討陸游詩的面向，除了過去常見的愛國之外，近年來的學位論文有陸游的飲茶詩、書法、道教思想、政治觀、題畫詩、詠物詩、教子家訓等等豐富的類型，不一而足。

近作中，論述較為詳實者，當屬何映涵的博士論文《陸游田園詩研究》，<sup>5</sup>何氏細膩爬梳東晉以降的田園詩傳統，分章論述陸游一生的背景、思想、開拓旨趣、語言風格，不但篇幅宏大，剖析詩歌肌理也細膩深入。同樣關照此一詩歌進路的研究，有些是從田園詩的範疇延伸，細論陸游晚年日常、村居、鄉居等書寫特徵，如王宏芹《晚年陸游的日常生活與詩歌創作：幾個側面的研究》、<sup>6</sup>謝進昌《陸游鄉居詩研究》等；<sup>7</sup>或從陸詩中擇取較為常見的意象主題，如姚瑤《陸游詩「閉門」意象與晚年心境》、<sup>8</sup>楊昇《陸游的鄉居生活與「鏡湖詩」創作》等。<sup>9</sup>以上所列四本作品，多採用歸納詩作內容、進行活動分類的研究方法，為後人打下研究基礎。然而，少部分詩例分析簡略，何況，陸游寓居家鄉之作數量豐厚，這方面的主題、路數，尚有廣大的探討空間。

職是之故，筆者欲進一步挖掘陸游中晚年的日常書寫，並聚焦在放翁退居家鄉以後，更私人、更緊密的日常空間，這也正是前人討論陸詩家鄉的日常書寫時，鮮少深究的一個側面——即是家園空間的書寫主題。

陸游家鄉是為人所熟知的越州山陰，位處當今的浙江省紹興市，陸游中晚年的詩作中，頻頻亮相的居舍、園圃，真摯純樸的鄉里生活，也都是發生在位於山陰、地處西郊的「三山別業」。此一別業是陸游在乾道二年（1166）時年四十二歲，卜居於鏡湖北岸的新家園，四周山水環繞，靠近著名的剡曲，<sup>10</sup>坐落於

<sup>5</sup> 何映涵：《陸游田園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7月）。

<sup>6</sup> 王宏芹：《晚年陸游的日常生活與詩歌創作：幾個側面的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sup>7</sup> 謝進昌：《陸游鄉居詩研究》（廣東：汕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

<sup>8</sup> 姚瑤：《陸游詩「閉門」意象與晚年心境》（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3月）。

<sup>9</sup> 楊昇的：《陸游的鄉居生活與「鏡湖詩」創作》（浙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10月）。

<sup>10</sup> 此剡曲，並非曹娥江上游的剡川，而是韓家山流入鏡湖的剡川。參自鄒志方、章生建：〈陸游三山別業考信錄〉，《紹興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頁11。

山群之間，所謂「三山」之名，即是指韓家山（東山）、行宮山（西山）和石堰山。<sup>11</sup> 三山別業裡的建築群，約莫有十餘間的房舍<sup>12</sup>：「弊廬雖陋甚，鄙性頗所宜。欹傾十許間，草覆實半之」，<sup>13</sup> 屋舍數量看似不少，此一別業卻不算是富裕寬敞，陸游在詩中，常有描述別業既小且貧的作品，如〈書南堂壁〉其一：「數間破屋住荒郊，暑雨時須自補茅」、<sup>14</sup> 〈蝸廬〉：「小葺蝸廬便著家，檣籬莎徑任欹斜」。<sup>15</sup> 陸游家計艱辛，蓋築別業僅為安居一處，再加上陸游家庭多代同堂，人口興旺，陸游家居生活的空間，不管是整體外部或內部格局，都稱不上美輪美奐。

無論如何，家園的屋舍花草都是一個與人最親密的地方，「家是地方的典範，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比起任何其他地方，家更被視為意義中心及關照場域」。<sup>16</sup> 尤其，陸游頗有意識將自身遭遇與建築命名一事連結，賦予意義，著名的詩作〈予十年間，兩坐斥罪，雖擢髮莫數，而詩爲首，謂之嘲詠風月。既還山，遂以風月名小軒，且作絕句〉<sup>17</sup> 即是代表之一：

扁舟又向鏡中行，小草清詩取次成。放逐尚非餘子比，清風明月入臺評！

（其一）

綠蔬丹果薦瓢尊，身寄城南禹會村。連坐頻年到風月，固應無客叩吾門。

（其二）

<sup>11</sup> 鄒志方、章生建：〈陸游三山別業考信錄〉，頁 12。

<sup>12</sup> 鄒志方、章生建：〈陸游三山別業考信錄〉，頁 13。

<sup>13</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 48，頁 2904。

<sup>14</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933。

<sup>15</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612。

<sup>16</sup> 〔英〕蒂姆·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的系譜學〉，《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42

<sup>17</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612。

本詩作於紹熙元年（1190）秋天，陸游時年六十六歲，前一年末剛從官場被斥歸，詩人離北伐復國的理想又退了一步。長長的詩題，申辯己志的意圖明顯，因嘲詠「風月」被開罪，便以「風月」二字作為小軒名稱，自嘲起伏不定的政治生涯，同時婉諷彈劾官何澹（1146-1219）以清風明月加罪、孤立。陸游賦予家屋參與了自身斥罪記憶的資格，「風月小軒」亦成為詩人一種看待過往的印記方式。

我們不禁探問，在最親密無間的家園裡，陸游所思考的、追尋的、呈現的是什麼？陸游對自己退居家鄉的定位又是如何看待呢？書寫家園的同時，有無其他延伸的課題與思考？相同的空間，在不同的人生時刻有著不同的書寫，其背後的意義何在？家屋與園圃又是如何與詩人身心產生深層的連結呢？又象徵什麼呢？

本文所要處理陸游的家園書寫詩作，時間範圍應包含，陸詩中期從五十六歲到六十一歲（1180-1185）暫居於山陰的作品，和陸詩晚期六十六歲到八十五歲（1190-1209）閑居山陰的作品，在長達二十五年的光陰中，共有六千餘首詩歌創作。<sup>18</sup> 由於陸游「日課一詩」的勤奮態度，<sup>19</sup> 因而無論是寫晚年、寫鄉居、寫家園、寫田園風光，數量龐大，多有複句，<sup>20</sup> 類似的主題、意象、思想一再反覆吟詠，有關家園的書寫也因著定義有狹有廣，難以汰選。有鑑於此，本文所針對的研究對象，應在詩題中包含具體屋舍、園圃名稱者，如：「南堂」、「書巢」、「東軒」、「老學菴」、「龜堂」、「東籬」者。其餘詩題中有類似家園泛指、泛稱者，如〈家居〉、〈幽居〉、〈閑居〉、〈窮居〉等，或以擴大寫鄉

<sup>18</sup> 根據學者林岩的統計。出自林岩：〈晚年陸游的鄉居身份與自我意識——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29。

<sup>19</sup> 胡傳志：〈日課一詩論〉，《文學遺產》2015年第1期，頁88-89。

<sup>20</sup> 複句，是指詩人在詩歌創作中重複使用的詩句。見周青松：〈論陸游詩中的複句〉，《中國詩學研究（第13輯）》（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63-279。



居村里生活者，不屬於本文主要的討論脈絡，如若有重要內文，將斟酌取用，以補足論述。

為求深入分析陸游的家園書寫，本文關照視野亦擴及陸游的記體文創作——〈書巢記〉、〈居室記〉、〈東籬記〉。這三篇記體文分別作於不同的中晚年階段，展現從內到外的家園空間，內容充分反映詩人各階段的身心狀態與思考活動。本文撰寫理路將依時間順序鋪展開來，各節配置一篇記體文，同時一併論述相同空間或相關概念的詩歌創作：首節以〈書巢記〉和「書巢」詩為主，論述詩人建構書巢空間氛圍的意義；次節以〈居室記〉和「居室」詩、「老學菴」詩為主，展開日常修練與家屋的連結；末節以〈東籬記〉和「東籬」詩為主，展現詩人遲暮之年，對自然、社會與生活型態的思考。本文希冀開顯陸游回歸三山別業之後，在不同家園空間的身心活動，以及對該場所的態度與情感、心境與思想。

## 二、困居書巢：自我定位與身世思考

陸游終其一生，共有三大次彈劾歸鄉的時間點，分別是在四十二歲、<sup>21</sup> 五十六歲、<sup>22</sup> 六十五歲。<sup>23</sup> 每次歸鄉賦閑的期間長短不一，唯一相同的是，歸回

<sup>21</sup> 據《宋史》記載，陸游此次的罷歸原因是：「言者論陸游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參自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35。

<sup>22</sup> 陸游出蜀之後，隨後又到了建州，再到江西西路撫州，後似因賑災民事而有所得罪，《宋史》記載：「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奉祠。」于北山認為《宋史》記載頗為含糊，未書其由，于氏參照方回所寫跋文，推論趙汝愚駁斥陸游可能和其「疏放」的事蹟有關。詳參于北山：《陸游年譜》，頁246。

<sup>23</sup> 「為諫議大夫所劾，二十八日詔罷官，返故里。」此次歸休，陸游基本上沒有再長期外出任官，因而後二十年人生都在三山別業生活。參自于北山：《陸游年譜》，頁338。

山陰之後，陸游都居住在「三山別業」。陸游四十二歲方卜居於山陰，當年便罷歸鄉里，此一「巧合」是詩人始料未及的，此際歸鄉以後的詩歌創作尚屬早期歷程，多收入在卷一之中。陸游並未因主戰失志的官場打擊而自暴自棄，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實呈現自我感受、尋找生活樂趣的文人，因此，意難平與田家樂的書寫同時並進。賦閑鄉里、爛漫度日的家居書寫，如〈觀村童戲溪上〉、〈家園小酌〉等，膾炙人口的〈遊山西村〉也是作於這一時段。至於有關三山別業家屋本身的書寫，興發較晚。唯一有關的創作是隔年四十三歲的〈書室名可齋或問其義作此告之〉：<sup>24</sup>

得福常廉禍自輕，坦然無媿亦無驚。平生秘訣今相付，只向君心可處行。

本詩書寫命名「可齋書室」之緣由。詩中前兩句對自身「得福常廉」、「坦然無媿」的行為予以肯定，面對禍害仍表現得泰然自若，生平做人祕訣無他，全在於「君心可處行」的「可」字上安放己心。「可」字，對陸游來說，是道德判準，也藉此詩回應旁人對其羅織「鼓唱是非，力說用兵」的罪名，表露對於北伐用兵的心跡，無愧無怍，更因此命名書室，自我激勵、警惕。

此一「書室」與後來〈書巢記〉所言之「書巢」，是否為同一個地方呢？目前筆者尚無見到相關研究的考察，主因是陸游本詩之後並無作注，而「可齋」之名就此消失在陸游詩歌中，再無提及，難以考察。不過，窮究眼下幾篇有關三山別業居舍分佈的文章以及陸游年譜資料，筆者認為「書室」與「書巢」或許是指同一處所。<sup>25</sup>「可齋書室」可能是對此處最早的稱呼，二次歸鄉後，又因為撰

<sup>24</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120。本詩寫於乾道三年（1167）於山陰。

<sup>25</sup> 三山別業中的主要建築有，正屋「南堂」（內有堂東小室）；與之相連的「居室」（即書巢）；堂室西北後方的「漁隱堂」（內部尚有小兒子子聿的參倚書室），這些建築群為一主體。以東則有小園（東園），再往東有風月小軒（內還有小室）、老學菴（內含道室）、龜堂等建築群。目前已知書巢在小園旁，而書室也臨近小園，兩者或為同

寫〈書巢記〉，此處也有「書巢」之名。陸游後來偶於詩題中所說的「書室」，則可能是對書房的一種泛稱。

以自身仕宦遭遇命名家屋，在陸游三次罷歸後都採取類似的舉動，彷彿是詩人對自我的滌淨儀式。最初「可齋書室」的自證清明（年四十三），與最後「風月小軒」的自我解嘲（年六十六），中間似斷實連的心境轉折，表現陸游前後兩次不同的對待方式。而命名別業家屋與自我身世思考，另一次重要的書寫端點是五十八歲所作的〈書巢記〉。<sup>26</sup> 本記文藉由虛設的主客問答，傳遞陸游樂見與世隔絕、與書籍為伍的自己，並藉此特殊的書巢空間自我標榜一番：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嘆，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

一處所。〈書室明暖終日婆娑其間，倦則扶杖至小園，戲作長句二首〉，該詩作於紹熙五年，冬，山陰，可理解為從「書房」出來之後，就來到了小園（東園）。

<sup>26</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渭南文集校注》，收入《陸游全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9冊，卷18，頁458。本文寫於淳熙九年（1182），年58，9月，山陰作。粗體為筆者自行標記，用以突出該文的探討重點。其餘獨立引文皆如此，不再另行作註。

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奧，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

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經後人考證，「書巢」即為南堂後方與之相連的「居室」。<sup>27</sup> 文人書房，理應突顯讀書人藏書之豐、治學之勤等諸多優點，然而陸游此文反其道而行，用自得的口吻寫下「以書為巢」的身心感受。「巢」的本義即是動物的居所，「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sup>28</sup> 帶有一種原始、簡陋的意象，不似宮、室一類，本就屬於人類社會正常的居所。<sup>29</sup> 文中客人列舉了多種鳥巢、上古之巢的例子，闡述「巢」的各種功能與意義，這些都與後世文人遮風避雨的家屋大異其趣，因而「巢」字在讀書人為書齋命名的脈絡中，顯得十分特異。同時，客人也側寫出某些巢居者性情上的偏倚、不近常情，如「暴者、拙者、隱居、狂士」之語，而陸子的居處不僅外觀不似巢居，其文人形象也不類同於上述眾人。

由此觀之，「書」的文明與「巢」的野蠻，二者結合本是荒謬的悖論。那麼，陸游答客時，如何讓汗牛充棟的書室趨向於巢穴的原始？陸游首句即曰「既老且病」，讓書巢主人的形象與挺拔高大有所劃分，間接渲染了文弱、殘破的感受。接著，將此空間配置營造「書籍化」，並強調書籍化造成巢穴一般的封閉性

<sup>27</sup> 詳見鄒志方、章生建：〈陸游三山別業考信錄〉，頁 13。

<sup>28</sup>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王進祥句讀，王秀雲音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70 年），頁 278。

<sup>29</sup> 《說文解字》許慎原文：「宮，室也」，《說文解字注》，頁 346。《說文解字》許慎原文：「室，實也」。段注：「以疊韻為訓。古者前堂後室。〈釋名〉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引申之，則凡所居皆曰室。』〈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是也』」，《說文解字注》，頁 341。

與凌亂貌。如此，「書」之於陸游，非但沒有像其他文人雅士成為功名仕途的捷徑，反而與「巢」氣味相投，意外使陸游自願「困鎖」向外探求的腳步。無論賓客、妻子，或風雨雷雹，所有外在的干擾彷彿存於暗夜的默劇。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在《土地與休憩的夢想》中提出巖穴的庇護特徵：「巖穴是一個避居所，讓我們產生無盡的夢。巖穴賦予一種立即的意義給受保護休憩的夢、給平靜休憩的夢」，<sup>30</sup>「書巢」便是保護陸游、賜予寧靜的巖穴了，是在偌大的世界中，最簡樸單純，使人全心倚賴、全然休憩的窩巢。有一個可以縱身書海、盡情揮灑的私密地帶，參與世界而不受窺探，這是屬於知識份子的幸福。

陸游對書巢的存在引以為傲，不以為苦；然而，〈書巢記〉末段的慨歎，著實發人深思。考諸陸游日常筆下的書籍陪伴，偶有表露書籍無用武地之感，如〈居室甚隘而藏書頗富率終日不出戶〉二首：「掩關小室動經旬，蠹簡如山伴此身」、「積書充棟元無用，聊復吟哦答候蟲」，<sup>31</sup>〈秋夕露坐作〉：「萬卷讀書無用處，卻將耕稼報昇平」，<sup>32</sup>在在表現「書巢」氛圍的真實狀態，也演繹詩人退居之後的兩種身分，既是墨水滿腹的愛國文人，又是巢居於鄉里的農耕老翁。陸游以此為憾恨嗎？或難斷言，但退居文士畢竟不是陸游的第一志願。末段針對「聞不如見，見不如居」的感發，表面上，第一個層次是寫自己居於書巢之中，外人不理解書、巢的意涵與優點，乃至於不能欣賞三山別業這個鄉下地方的愜意與自適。內裡更深的層次，則可從罷歸之後對自我的書寫來談。這些話或許

<sup>30</sup> 譯文引自黃冠閔：〈巴修拉詩學中的寓居與孤獨——一個詩的場所論〉，《哲學與文化》第10期（2009年10月），頁91。除了巖穴，〔法〕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會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2003年）專論「窩巢」，也和此處意象疊合，具有庇護的親密感，是宇宙中自己的角落。

<sup>31</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2573。

<sup>32</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2388。

是對賑災之舉、性情疏放的回應，<sup>33</sup> 居處當事之人，屢遭藩籬外人的妄議，豈不悲哀？剛結束一段仕途的陸游，此時感到失落與孤獨、想法不受他人待見，索性終日與知識為伍，讓書巢將自己封閉起來，刻苦向學。

綜上所言，陸游的書巢空間乘載了多元複雜的意涵，一方面與自己親密、享受私密孤獨的氛圍，體現了家屋庇護安居的力量；另一方面，命名事件引發對妄議的憂慮、「因書以自警」，宣示出家屋與主人一起承擔、抵抗外界的意志。<sup>34</sup>

往後餘年，「書巢」多次出現在陸游詩題中，它不僅作為真實的家屋場所，陸游選寫「書巢」更是具有特定的意象意義。相關作品共有七首，其中前兩首作品直接呈現出「巢」的特徵，分別表現出詩人受制於時空或身心的侷限性。如〈白雲自西來過書巢南窗〉：<sup>35</sup>

岷山千里青未了，恨隔長江不到吳。羈雲冉冉吾舊識，安得挽之來坐隅。

細看詩題，本詩的視角為詩人透過書巢的南窗向外觀看，猜想一朵從西飄來的白雲，和屬於它的身世。「窗」成為內、外界的交流之口，同時也形成一道無形的限制，僅供詩人單向的注視與思念。陸游乾道八年（1172）時年四十八歲，從南鄭離開前往成都途中，自武連行至魏成道中作〈初入西州境述懷〉，岷山首次進入陸詩中，詩曰：「昔我卜遠遊，至蜀龜輒食，弛裝有定處，嗚呼豈人力。頗傳岷山下，清淑無癘疫。士風尚豪舉，意氣喜遠客。薪米家可求，借書亦易得」，

<sup>33</sup> 在 56 歲（1180）被駁斥之後，58 歲（1182）寫〈書巢記〉之前，還有被罷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因「以臣僚論游不自檢飭，所為多越於規矩，屢遭物議故也」，這都可能包含在其中。引自南宋·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渭南文集校注》，收入《陸游全集校注》，第 9 冊，頁 458。

<sup>34</sup> 家宅既是庇護所，又是展現力量之處；在家宅意象上，兩種力量凝聚在一起，相應的是兩種力量意志：承擔的意志與安居的意志。詳見黃冠閔：〈巴修拉詩學中的寓居與孤獨——一個詩的場所論〉，頁 93。

<sup>35</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540。本詩寫於淳熙十五（1188），時年 64 歲。八月，山陰作。

<sup>36</sup> 岷山成為回憶南鄭歲月的關鍵字眼之一。因而，首句所言岷山雖綿延五百公里，自中國甘肅省南部延伸至四川省西北部的褶皺山脈，大致呈南北走向，但恰好是黃河、長江兩大水系的分水嶺之一，詩人位處南方吳地的家鄉望不到岷山。在書巢狹小的天地中，詩人回憶起壯遊的歲月，片片白雲是否遠從熟悉的岷山飄向東南？白雲象徵過去揮灑壯志的時刻，冉冉飄動的姿態給詩人無限的時空遐想，牽動著陸游，他彷彿還保有過去的自己，然而現實中，他早已失去了過去的機緣。空間已然阻隔，時間已經改遷，此時的這朵雲，陸游無法挽入。狹小的書巢，也只能容納自己與紙上世界。

另一首〈書巢冬夜待旦〉，<sup>37</sup> 更著力在歲杪時節的寒冷，以及詩人被又老又病的身心侷限住，不甘困居於書巢的情狀：

掃葉擁堦寒犬行，編茆護柵老雞鳴。風霜漸逼歲時晚，形影相依燈火明。  
史策千年愧豪傑，關河萬里愴功名。固應死抱無窮恨，老病何由更請纓？

首二句寫鄉居老者的生活，烘托出冬日景物，風霜二句寫時節也一併寫作者自己孑然一人的身影，等待黎明。詩人所思何事？日日夜夜，在書巢中閱讀古人、學習古人，眼前的史書豪傑，陸游自愧弗如，而眼下的北伐機會，卻只能一再錯過。陸游此時靠近七十大壽，身體大不如前，即使內心有滿腔擒拿敵人的熱血，既老且病也無處發揮。「冬夜待旦」給予人身心內外都極為徹寒、孤獨的感受，又是發生在阻絕外界的「書巢」中，與地點的氛圍相互交織。

以上作於六旬中期的這兩首書巢詩，「巢」的積極意義已經比五十八歲的《書巢記》減少了許多。陸游原先對私密書巢還能自嘲、甚至有些自負，但在歷經到第三次罷斥後，「巢」轉為詩人感嘆報國無門的封閉空間。

<sup>36</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73。

<sup>37</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837。本詩寫於紹熙三年（1192），時年 68 歲。冬，山陰作。

其餘五首，則是組詩〈書巢五詠〉。<sup>38</sup> 值得思考的是，老邁的陸游已多年不用「書巢」的空間意象，而這首組詩特別吟詠了五樣無足輕重的文房用具，並定題為「書巢」五詠，有意渲染該處所的氛围。此五詠分別是〈硯滴〉、<sup>39</sup> 〈研蠹〉、<sup>40</sup> 〈故紙〉、〈折墨〉、〈空酒壺〉，前兩種物品實為可有可無的文房小物；後二者雖為四寶之一，卻已是破舊、折損；最後的酒壺與書房無關，是陸游詩酒人生的重要陪伴，卻也是空空如也。書巢中的五樣用具，樣樣黯淡無光、功用微小，透顯頹靡之感。

各首作品，或言其質地，稱頌該物微小功用，如〈硯滴〉，從銅之為器有大有小寫起：「銅之在人間，細大各有境。散為五銖貨，聚作九牧鼎」，文房中的一小塊銅礦與硯臺共事，互為所需，不失為另一種小用。〈研蠹〉寫貝類從上古貨幣市場中退出，如今居處在文人書几上，看似是從「為世所需」的大用變成「紙上功夫」的小用，然而陸游卻說：「楮生借光輝，文字傳亡窮。言利古所羞，孰謂汝不逢？」貝光逃掉利益掛帥的命運，正是生得其時、懷才得遇。又或，陸游強調物品破損的外型，加以勸勉、排解，巧思了得。如〈故紙〉：「時來偶見收，過時自當退。……庫中九萬張，視我猶前輩」，故紙失時之後的命運與陸游極其相似。〈折墨〉：「雖以剛故折，挺特終不移。……雖非破硯文，永世亦有辭」，直是以「折」書寫自己的遭遇，又寫出自己堅定不移的姿態。〈空酒壺〉

<sup>38</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3645-3647。本組詩寫於開禧元年（1205）年81歲，冬，山陰作。本節下文段落從組詩引用的單首作品，皆出於此處，不再另行標註。

<sup>39</sup> 「硯滴」也稱為書滴，指的是磨墨書寫時，調整墨汁濃淡的滴水工具。硯滴嘴口小，出水量少，比起從水盂直接倒水入硯臺，硯滴更便於控制水量，不會讓墨汁被稀釋掉。從陸游詩中描述，可知陸游的硯滴是銅製品。

<sup>40</sup> 按照詩意判斷，筆者認為「研蠹」一詞應為使用「貝光」時出現的動作，所以陸游在此直接用「研蠹」代稱「貝光」一物。至於「貝光」又為何物？「貝光」為貝殼或其他玉石所製，專門用來壓實、磨光紙張，讓書寫更為順暢方便。此物重要性、功能甚小，在明代便已罕見。



則是從自己的角度，對相伴一生的空酒壺說話，結尾「誰知矮道士，亦作斥仙人」轉向灑脫逍遙的期望，為組詩作結。

從詠物意義上而言，這是寫物亦寫人的文學傳統，包含詩人思考自我身世的寄託與身心的寫照，這些作品所吟詠的物件，無論功用大小、狀態新舊，都折射出一個退居於書巢的暮年文人。陸游回首一生，鮮少豐功偉業，老來更覺無能為力，自己和〈書巢五詠〉的小物有著類似的定位。雖是如此，詩中語氣不流於卑下自賤，隱隱然地，陸游以小物能幫助文字傳世為喜，以自己身為書巢成員為傲。或許，復國壯士最終屈居書巢是有點遺憾的，但作為一位「文傳無窮」、「永世有辭」的文士，居於書巢則能使陋室生輝。再從空間營造的本質來說，我們也可以從五樣文房小物的特質與象徵意義中，說它們像是澈底穴居在文人書巢的原生居民，與書巢封閉、雜亂的環境氛圍一氣呼應。〈書巢五詠〉提醒我們注意到家屋中的「物」也參與了陸游身心和空間的相互建構。物，不僅有客觀實體，同時也向外發生作用，使空間充滿種種張力和動態，對「書巢」空間的「氣氛」有著相互強化的效果。<sup>41</sup>

綜觀本節家園書寫的主角——書巢，陸游二度罷黜所寫的〈書巢記〉帶出空間的私密、困鎖、雜亂等感受，使「書巢」儘管只是家中平凡的一處居室，營造的空間意義卻不平淡，它蛻變成特殊的意象，並延續到後來有關「書巢」的詩歌創作中，時時在詩行渲染屬於書巢獨有的氛圍。

<sup>41</sup> 伯梅（Gernot Böhme）認為「氣氛是一種空間，也就是受物和人『在場』及其『外射作用』所『薰染』的空間。由此看來，氣氛不是獨立飄動在空中，反而是從物或人及兩者的各種組合生發開來而形成的。伯梅認為，反省物的本體論將給予美學理論新的發展空間，因為美學工作的目標並非要賦予物某種特性（如形式和色彩），而是讓物向外發射，並使人有所感受某物的『在場』。」詳見何乏筆：〈氣氛美學的新視野——評介伯梅《氣氛美學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188期（2003年4月），頁38。

### 三、修身養性：在居室與老學菴的日常自省

陸游八十五歲高齡辭世，雖然大病不患卻是小病不斷，一生與病痛、醫藥常伴左右，有許多書寫疾病的詩文主題，詮釋病中身心的特殊感受。推而廣之，陸游以治疾的身體作為一種隱喻，有治國、禦戎的政治傾向，〈病戒〉：「憂身如憂國，畏病如畏亂」，將「身／病」關係等同於「國／亂」的結構，<sup>42</sup> 為疾病詩傳統的開展，注入愛國底蘊的個人特色。陸游亦十分注重修身養性的功夫，與治疾為一體兩面。他多次寫下「學養生」、「悟養生」等詩句，更是一位自覺的居家道士，從小便深受家學淵源影響，<sup>43</sup> 對仙道神佛之說信之不疑，喜讀老莊思想與《黃庭經》等書，養生之法兼修內外丹術，<sup>44</sup> 以道室、道院命題的詩作，或是讀道書的心得不在少數。合而觀之，修身養性的思想是否也如治疾治國的隱喻，在其他題材中也體現出一種比擬的關係？進一步追問，養生思想如何與修葺房舍，以及空間書寫產生連結？

修身養性是有德者自覺的鞭策，修葺房舍是家居生活必不可免的經歷。詩人將養生與修葺房舍串聯起來，從外在空間的修葺到詩人身心的愛養，也多了一層隱喻的關係。陸游修葺房舍的詩作，有的是單純寫修葺前後的轉變，或是過程的愉悅欣喜，

<sup>42</sup> 詳參黃奕珍：〈陸游晚年以「疾病」隱喻之和戰思想〉，《成大中文學報》第40期（2013年3月），頁75-85。

<sup>43</sup> 陸游的高祖，陸軫，即是一位虔誠的道教徒，陸游對此十分自豪，〈道室試筆〉其四曰：「吾家學道今四世，世佩施真三住銘」。見王飛：〈論陸游詩中的道家思想〉，《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0期，頁13。

<sup>44</sup> 煉製外丹，主要局限於入蜀八年；內丹養生，則長期堅持不懈，直到去世。見張振謙：〈論《黃庭經》對陸游的影響〉，《北京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128。

如〈秋晚弊廬小葺一室過冬欣然有作〉；<sup>45</sup> 有的藉由寫修葺房屋小圃，抒發自我性情，間接寫出自己退居家園，澹泊處世的心態，如〈小葺村居〉：「……豈知七十翁，沉痾久未愈。身世如浮漚，家舍真逆旅。一床居易足，十歲敢自許。且當復其初，浩歌卧環堵」、<sup>46</sup> 〈葺小圃及東齋〉：「山翁作園沼，安樂及禽魚。凡草猶當養，芳蘭可得鋤。初非治一室，亦豈愛吾廬。暮境雖云迫，心期故有餘」，<sup>47</sup> 在在可見和藹的老者自足於簡樸的屋舍，在家園一隅自得其樂的場景。把修身養性的思想與修葺房舍發揮得最為緊密的，莫過於〈修居室賦詩自警〉，<sup>48</sup> 透過「屋／我」交錯的敘述方式，詩中老屋空間與老者主體，二者合一：

荒園二三畝，敗屋八九間。初至如逆旅，忽逾四十年。  
 屋日已朽蠹，我老不自還。茅可刈之野，木可伐之山。  
 尚復不能具，日夜憂其顛。况我虛幻身，念念隨化遷。  
 齒墮髮亦縞，鏡中失朱顏。其危甚于屋，何恃能牢堅。  
 豐汝梨與棗，養汝汞與鉛。防疾如待敵，愛氣如守關。  
 謀于履霜初，懼在橫流前。書紳銘席端，雖老尚可全。

本詩主角是陸游家園書寫的寵兒之一，居室。首兩聯說明老屋和作者的相處已有四十年之久。從「逆旅」的陌生感開始，生活的齒輪日復一日地運轉，花上多年的時間，在此重複著轉瞬即逝、平淡無奇的日常經驗，屋宇逐漸盛滿了陸游的悲歡，等到意識過來，已成歸屬之地。接著，第三聯屋朽／我老的對照之中，呈現屋／身共老的通性，隨之而來的幾聯卻一再轉折，道出屋和人的差異。房屋雖

<sup>45</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628。

<sup>46</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700。

<sup>47</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728。

<sup>48</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125。嘉定元年（1208），時年 84 歲。

老，有茅草木柴可補，但修補之後，還尚有崩塌的危險，而人的青春一去不返，老病的身軀不能承受歲月的催逼，豈不危甚於老屋？是否血肉之軀真不能如修補房屋一般照料？詩人發下萬般感嘆之後，全詩敘述重心轉移到修身養性的功夫上。老屋需要建材修補，同理，身體也需要恪守養生工夫保全。陸游所言「豐汝梨與棗，養汝汞與鉛」乍讀之下，頗有重疊屋、身敘述的模糊性，因為讀者無法立即確認「汝」指的是老屋還是詩人自身，「梨與棗」、<sup>49</sup>「汞與鉛」<sup>50</sup>乍看之下，似乎更貼近於家園屋舍的組成份子。事實上，該句須從道教修煉的角度詮釋，才能連貫前後。詩人認為，藉由同時修煉道家的內丹、外丹，足以延年益壽。內丹，為陰丹，即交梨火棗，人心若能剪除荊棘，去人我、泯是非，則二樹可生於心中，運景萬里；後者在此為鉛水、汞火等物製成的丹藥，且要服食，可治疾延壽。除了修練，再加上保持待敵守關的氣勢來預防疾病、愛養身心，還有抱著戒慎恐懼的處事態度，如此一來，身體雖然老朽卻仍可保全。詩末所言「尚可全」者，是陸游對於繼續持守這般晚年境遇的期許，既從官場上全身而退，又有延年益壽的福氣。

〈修居室賦詩自警〉一首，不光是日常事件的簡單發想。它始於修築老舊的居室，終於實踐修身養性的自警，是居室與身心在一首詩篇共舞的唯一演出；是高齡八十四歲的詩人，湧現活潑的生命力、高超的自省能力；更是一位孜孜不倦、嚴以律己的有德老者，躍然紙上的時刻。

<sup>49</sup> 梨與棗，根據〈元氣論〉所載〈九皇上經〉注云：「交梨火棗生於人體中，其大如彈丸，其黃如橘，其味甚甜，其甜如蜜，不遠不近，在於心室。心室者，神之舍，氣之宅，精之主，魂之魄」，引自北宋·張君房纂輯，蔣力生等校注：《雲笈七籤》（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卷56，頁328。《雲笈七籤》原書名作簽，今改。

<sup>50</sup> 汞與鉛，根據《雲笈七籤》的金丹部：「汞者，水精之名，受含符信曰汞，飛起為流珠」，又「鉛水者，符也；汞火者，砂中抽出之液。故云鉛火制汞水，水合其性，火合其形。二物在鼎中，被真符制之，遂不飛走。然氣相臨，吞蝕變化，得稱大還」。引自北宋·張君房纂輯，蔣力生等校注：《雲笈七籤》，卷63，頁384-385。文中有關陸游修練的內、外丹之解釋，也是出自本書。

除了上述從修築房屋聯想到養生思想的詩作路徑，作於慶元六年（1200）的〈居室記〉無疑開啟身心在家屋之中的展演鋪寫。陸游時年七十六歲，書寫居室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主題了，居室空間就如同熟悉的旋律，卻在本文產生了轉調與變奏。這處家屋中再尋常不過的地方，陸游為何、如何把它寫成自身修養思想歷程中最濃重的一筆？〈居室記〉和〈修居室賦詩自警〉倚靠物質愛養形軀有很大的不同，〈居室記〉不是採取「修葺屋舍—修身養性」的結構關係，而是在字裡行間，表現居室空間與主體身心共同流露一股相似的、平和且從容的氣息：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為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為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奧室。夏則合為一室，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

首要注意的是，「書巢」和「居室」共享同一個物理空間，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環境氣氛。在前者，書巢是窒礙難行、隱密而孤獨，是陸游棲居的小窩巢；在這裡，居室的空間，是靈活變化、自得自適的。陸游首先詳細寫出居室真實的空間設計：長寬尺寸，三面有窗，南有大門。不僅如此，居室中窗簾與南門的功能，尤為顯著，代表連繫與分隔的關口，對外界的變化瞭若指掌，而且可以隨著居住者的主觀需求任意調度。無論晦明寒燠、在冬在夏，縱使「居室」不屬華美宮室，然其環境經由陸游的經營，夏受涼風、歲暮避霜露，更加適宜人居，安居其中的溫馨意象鋪天蓋地襲來。

在此，我們不禁要探問，設若這些具體的建築根基一直是如此，但是作為「書巢」的時刻，為何不見它們存在與作用的蹤影呢？在「居室」的氣氛中，門窗象徵對外的代理人，積極地配合參與空間氛圍的營造。物理空間分明是客觀不動的，能讓此一家屋內部的意義變化延展開來，唯有居住其間的陸游了。陸游

個人的存在、習慣、活動、思想，帶來與客觀空間互動的基礎，家屋之內，從而有了主觀意義的生發。個人所體認的空間氣氛，並不是什麼漂浮懸宕在空中的東西，而是主客體相互交織的結果。哲學家伯梅（Gernot Böhme, 1937-2022），認為我們所感知的氣氛現象，其實是對「在場的感覺」，即意識到某物在場，也意識到「我」是感知主體。由於主、客體的不同，這種在場的感覺變成了對「我」的「在場的感覺」，這種感覺如同我自身狀態的感覺而被體驗到。<sup>51</sup> 由此前提，陸游在「居室」中所營造、感受的氣氛，之所以和「書巢」南轅北轍，實由於陸游感知主體的自身狀態之擴展，遠勝於客觀的空間環境，因此，陸游感覺到「居室」的舒坦、感覺到「書巢」的閉鎖，是因當時他的在場的感覺。總而言之，無論是的五十八歲的書巢，抑或是七十六歲的居室，皆為作者酣暢淋漓的痛快書寫，反映該時期的身心狀態。

隨後段落，是對修身養性的詮釋與實踐，為〈居室記〉全文最為人稱賞之處：

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疏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

<sup>51</sup> 拿「天氣冷」這個例子來說，形容詞「冷」既是外界的狀態，同時也是我的狀態，我感到冷如同感到我的感覺。冬夜的陰鬱氣氛、會面的緊張氣氛、春日裡鶯歌燕舞的美好氣氛都被體驗成我的感覺和我的身體狀態。詳見〔日〕立野良介著，楊芳慶譯，雷禮錫校：〈城市、氣氛與自然——論格爾諾特·伯梅的環境美學〉，《襄樊學院學報》2010年第7期，頁29。

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尚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

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sup>52</sup>

陸游所寫的是養生秘訣，也是人生哲學。但其中沒有滿口深奧的道經義理，所有的僅僅是日常日用再簡單不過的飲食、讀書、著衣、行走、閒談、文書往來。陸游身體力行平和、中庸的處世態度，文中連用四個「不」字句，「不必盡器、不必成寐、不必終卷、亦不復問」，消解掉既定觀念的網綁，讓一切盡其在我。客至一句之後，連用五個「或」字，然後說出「適逢其會」的道理，讓自己的身心逍遙無待，隨順自然。面對人事的變化，或是外物的榮枯，甚至是身體的疾病，陸游始終避免外力介入，待其自然平復，包括超越父祖輩的壽命從來也非強求而得，是自然而然，如此而已。

這是一篇泰然自若的獨白，全文隱含對得與不得之間、命與幸之間價值拉扯的解套。陸游在人生終點之前徘徊許久，他體悟到一種自處／處世之道，在歷經高峰低谷以後，所有計較與權衡通通無用，最終唯有懷著平淡、沖和的態度，面對生命中大小各殊的波折，七十六年間的歲月，那些放不下，看不透、過不去的遭遇，都豁然開朗了。這樣豁達的思想，要歸功於一生修身養性的功夫。晚年

<sup>52</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渭南文集校注》，收入《陸游全集校注》，第9冊，頁488。本文作於慶元六年（1200），時年76歲。

的陸游，用隨順自然的方式對待自己，也用相同的眼光回過頭去定義居室；七十六歲的陸游居室，也比起任何過去的時刻都更顯充盈飽滿。<sup>53</sup>

在人屋關係結合日常自省的這一脈絡底下，還有「老學菴」系列的作品，寫屋舍造景兼寫修身養性，在時間上同樣於年過七旬以後頻頻登場。老學菴是三山別業靠東一帶的建築核心，它的西向有風月小軒，再西有南堂、居室等主要屋宅。老學菴內有道室、南有南圃、北有假山、四周種竹，環境清幽適於修行。「老學菴」三字組合本身，頗見陸游自我期許之深，七十一歲所寫的〈老學菴〉詩直言：「窮冬短景苦匆忙，老學菴中日自長。名譽不如心自肯，文辭終與道相妨。吾心本自同天地，俗學何知溺糝糠。已與兒曹相約定，勿為無益費年光」，<sup>54</sup> 陸游在詩中說文辭是「與道相妨」、「俗學」、「無益」之語，貶低文辭浮華的一面，<sup>55</sup> 這裡或許是為了突出老學菴的意義，陸游題下自注說「予取師曠『老而學，如秉燭夜行』之語名菴」，以此名菴，激勵自己現在潛心修練，為時不晚。因此，在這處帶有宗教色彩、專為刻苦自厲的屋舍，常常扣合反省、警惕的說道意味，與修身養性的思想結合甚密。<sup>56</sup> 如〈老學菴自規〉，以訓誡的口吻寫成：「堯德

<sup>53</sup> 「空間環境與個人之間，並非單方面的宰制，不是誰產生誰或誰反映誰的問題，而是他們彼此的相互定義（mutually defining）」。筆者在此的詮釋，是對本概念的化用。鄭毓瑜：〈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淡江中文學報》第15期（2006年12月），頁265。

<sup>54</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2201。作於慶元元年（1195）。

<sup>55</sup> 陸游詩中寫出文道相妨、誤學文辭、浪得虛名的，其實不在少數，如〈宿上清宮〉、〈讀舊稿有感〉、〈遣興〉其二、〈後書感〉、〈記悔〉、〈秋夜齋中〉其二、〈自傲〉等等。

<sup>56</sup> 除了老學菴，道室與龜堂也是重要的修行場所。比如〈道室〉：「一室冷如水，人疑在定僧」（頁701）；〈龜堂自詠〉：「龜堂一老翁，短褐立秋風。時過同籬菊，身衰似井桐」（頁2424）等。本文沒有選取道室和龜堂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主因有二。其一是由於這兩個題材的文本數量加起來共約80首，和本文主線也不易扣合，應另為一篇；其二是屋舍建物本身與作者主體之間的互動較低，較少描寫該屋舍的內部或周遭，多數只能作為一個單純生活、感悟、做詩的場所，建物本身意義不突出。在此，也特別感謝特約討論人葉叡宸幫忙考察詩例。



被四表，其本在身修。江河水稽天，發源乃涓流。人忍於搏蝨，習熟且解牛。象箸與玉杯，漆器實其由。斯須失兢畏，惡名溢九州。始乎爲善士，終可蹈軻丘。孰置汝太山？孰擠汝污溝？降福孰汝私？得禍孰汝讎？聖狂在一念，禍福皆自求。易簣汝所知，垂死勿惰偷」。<sup>57</sup> 全詩幾無詩歌意象，詩人從小處著眼，期許終能成聖。內容所舉之例證和古聖先賢有關，或以暴君商紂奢侈的開端為戒，有如經書語錄一般。後半部一連多個強而有力的質問，辯證好壞禍福皆由己不由人，我們好似能讀出陸游在老學菴中振筆疾書的嚴肅面孔。

除了在詩中直率表現修身養性的哲思，寫老學菴周遭的景物更是這當中特出的作品，分別有假山與北井。詩人如何寫此處景物的空間？又如何與修身養性的反思結合呢？先看〈老學菴北作假山，既成即雨，彌月不止〉：<sup>58</sup>

古者封禪歲，乾封輒枯旱。不言絕民食，徒欲曬日觀。  
 我今作小山，纔及仞有半。下潄數斗水，草木稍葱蒨。  
 叢爾何足言，造物亦幽贊。冥冥一月雨，陰翳迷昏旦。  
 芳草爭抽萌，珍木亦擢幹。龜魚出復沒，鳥雀聚仍散。  
 彼天初何私，遺我耳目玩。遂令閭巷間，日厭鶉鴝喚。  
 淖深樵蘇絕，有米不能爨。爲小乃害大，未可以理斷。  
 憂懼塞胸中，當食屢興嘆。培塿固易平，荷鍤愧吾懦。

前四句表面寫烈日天旱的情況，看似是和後續彌月不止的雨勢進行對比；實際上，陸游反思的是一種善待關係。黃帝時，封禪則天旱，因而有了乾封三年的事蹟，

<sup>57</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990。作於嘉泰二年（1202），年 78 歲。

<sup>58</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043。作於嘉泰二年（1202），年 78 歲。

到了漢武帝在位期間，卻引用其事，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sup>59</sup> 武帝竟反而以天旱為祥瑞，不知責己、矯飾其非。在宋人筆記中，多有對武帝的批判，<sup>60</sup> 陸游也反諷武帝不言民生疾苦，徒以旱歸天。陸游引出這個典故，正是要反思自己作小山對鄰里造成雨澇的影響。起先，陸游在老學菴北邊造設小型假山與小池的景色，於枯黃的土地上妝點生機。不久，上天也幫助陸游盡興，下起連日大雨，讓老學菴周圍更加翠綠盎然，動植物都在此處共存共榮，宛若一個真正的森林生態圈，菴中修行苦學與菴外賞物遣興形成另一個潛藏的對比空間。本詩後半隨即表現出陸游反省上天與自己、自己與鄰里的對待關係：上天善待我，賜我耳目之玩，但這般雨澇卻影響了鄰里的日常生活；我待鄰人卻沒有一樣的厚德厚愛，為自己重小性輕大性的緣故，讓雨澇對鄰里造成危害。這哪裡是修行人該有的作為呢？詩人遂感憂懼。姑且不論現代自然科學中小山和雨勢是否有因果關係，在陸游當時的思想中，因貪愛小山的興致已與修行相悖，也造成生存環境惡化，都是於理不容的。可是，詩人終究不願拆除假山造景，本詩末尾充滿愧疚的情緒。此刻，嚴格的修行思想與生活雅致形成性情上的衝突，陸游順從小性，選擇維護老學菴外的假山造景，本詩呈現了晚年詩人在日常閑趣和修身中面臨的矛盾與猶疑，也真實反映陸游的自省意識。最後，再看〈老學菴井〉，<sup>61</sup> 成功包孕道德教化的意旨：

老學菴北井，六月寒如冰。大旱不涸雨不增，凜如人以常德稱。

<sup>59</sup> 西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會注：《史記·孝武本紀》（臺北：萬卷樓，2010年），卷12，頁221。

<sup>60</sup> 如宋人魏了翁《古今考》、魏天應《論學繩尺》、陳仁子《牧萊脞語》等都有提及。以上關於「乾封詔」的後人解讀與宋人批判風氣，須感謝特約討論人葉叡宸指點迷津，完善筆者的解讀。

<sup>61</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2521。作於慶元五年（1199），年75歲。

日濟千人不驕矜，置而不汲渠自澄。輓轡三丈青絲繩，對之已足涼肺膺。  
使我終日卧曲肱，顧謂此井真良朋。蕩除炎歎卻塵垢，宜有鬼神來護守。  
嗚呼！涇水一石泥數斗，正使逢時亦何有！

老學菴北井的水性一如賢人的德性，令人佩服。北井不受四季、乾旱雨滂影響，始終保持冰涼和平衡的水性。陸游對這口井的喜愛，就如良師益友，詩末，陸游感嘆滿是石泥的涇水，即使得意也比不上北井水之清、涼、常平的性情，暗喻汗濁的得勢小人與冰清玉潔的賢者。由於常處在老學菴中修道，詩人從修養的濾鏡觀看菴外的北井，北井因而成了窩心的良朋，督促陸游保有常德。詩人與菴中氛圍互相建構，菴外道德化的北井，也融為此空間的一份子，與詩人身心共舞。

本節主要的關照對象有二，居室與老學菴。結合這兩者的契機是陸游修身養性的思想都曾反映在這兩處屋舍身上。寫居室的相關作品不多，但內蘊的修練意義頗深，〈修居室賦詩自警〉和〈居室記〉都給讀者多層次的解讀空間，居室不僅是生活起居的日常空間，也是進行反思的家常修練場所。兩首老學菴相關詩作，分別從不同的菴外造景襯托老學菴本身的道德意義。〈老學菴北作假山〉一首，隱含菴內與菴外的空間衝突，陸游在大性與小性的對舉中，最終不願服從大的道德理性，這使詩人修練的形象增添一些變化；〈老學菴井〉一首，詩人盛讚井水美德值得效仿，順利建構一處富有道德光輝的場域。

#### 四、安老東籬：晚年樂境的身心狀態

三山別業的家園，除了室內的屋舍，室外的園圃空間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陸游有上百首關於園圃的詩作，包括東園（小園）、北園、南園、蔬圃、中

庭等等，在眾多園圃創作中，有一類組詩主題十分值得留意——「東籬」。「東籬」自然是源於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詩文的文化意象。

不過，陸游對陶淵明的接受，是有一個漸變發展的漫長過程。<sup>62</sup> 中年時期，陸游途經漢州，在彌牟鎮八陣原上悼謁諸葛亮，<sup>63</sup> 同一時間，陸游把壯志未酬、志在四方的心情，寫進〈彌牟鎮驛舍小酌〉：「郵亭草草置盤盂，買果煎蔬便有餘。自許白雲終醉死，不論黃紙有除書。角巾墊雨蟬聲外，細葛含風日落初。行遍天涯身尚健，卻嫌陶令愛吾廬」，<sup>64</sup> 此時陶淵明的田居形象尚非陸游所欽羨的生活。隨著仕宦空檔或罷歸鄉里次數漸多，陸游閑居別業的時日漸長，陸游也開始全方位肯認、效法陶淵明，例如，致仕後對吾廬重新審視，而推翻過往的見解：「如今更何憾，終作愛吾廬」；<sup>65</sup> 在學習詩藝方面說：「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sup>66</sup> 詩人更意識到山居在別業的自己，和陶淵明有著重疊的想法和身影，比方寫今是昨非之悔悟：「人生念念皆堪悔，敢效淵明嘆昨非」；<sup>67</sup> 或從老農躬耕的形象言：「歸來偶似老淵明，消渴誰憐病長卿」。<sup>68</sup> 乃至學習陶淵明後，有更勝一籌的自得，比如反用掩扉的文化意象：「一端更出淵明上，寂寂

<sup>62</sup> 此一論點參自徐丹麗：〈歸來偶似老淵明——論陸游對陶淵明的接受過程〉，《湖北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頁111。

<sup>63</sup> 〈謁諸葛丞相廟〉：「漢終四百年所命，老賊方持太阿柄。區區梁益豈足支，不忍安坐觀異姓。遺民亦知王室在，閭閻那干天統正。公雖已沒有神靈，猶假賊手誅鍾鄧。前年我過沔陽祠，再拜奠俎哀泪迸。潔齋請作送迎詩，精忠大義神其聽」，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517。語語鏗鏘，志向恢弘。

<sup>64</sup> 本詩寫於淳熙二年（1175），年51歲，作於新都。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521。

<sup>65</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致仕後述懷六首〉其二，頁2499。

<sup>66</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讀陶詩〉，頁1903。

<sup>67</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東軒花時將過感懷二首〉其二，頁3141。

<sup>68</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小雨初霽〉，頁2637。

柴門本不關」；<sup>69</sup> 或以調笑的口吻，表現自己比陶氏更瀟灑的心境：「清閑即是桃源境，常笑淵明欲問津」。<sup>70</sup>

以上所引大多屬於陸游對陶淵明人格的肯定、致敬，勾勒出從不以為意到大力推舉的進程。更重要的是，陸游對陶詩各類文化意象的運用，絕不亞於其他宋人，「陸游在借鑒陶詩意趣時有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即以陶詩文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意象為題寫詩，如他曾多次以〈吾廬〉、〈北窗〉、〈東籬〉、〈荷鋤〉等為題賦詩，來書寫類似陶淵明的風流雅趣，甚至一題數詠」。<sup>71</sup> 言歸正傳，本節所要討論的東籬意象，雖不如吾廬、北窗使用頻繁，也沒有縱跨詩人創作的黃金生涯，卻是這當中用意最深、最具書寫脈絡的一者。這之中包括開禧元年（1205）引人嚮往的〈東籬記〉，以及隨後三組以東籬命題的組詩。這類創作無論詩、文都集中在詩人最終一段的遲暮之年，不僅適宜展開家園空間的考察，更可藉此探討詩人離世前幾年的身心狀態與思想。先看〈東籬記〉前半段，<sup>72</sup> 申論東籬對陸游的空間意義：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第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為籬，如其地之數。薶五石瓮，瀦泉為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暮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

<sup>69</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幽興〉，頁 3650。

<sup>70</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遣興四首〉其四，頁 2540。

<sup>71</sup>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論點出自〈在生活激發下解讀陶淵明的陸游〉一節，頁 374。

<sup>72</sup> 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渭南文集校注》，收入《陸游全集校注》，第 9 冊，頁 501。本文作於開禧元年（1205），81 歲。

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復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楚調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

開頭所言放翁告歸三年，是指七十八歲短暫赴京修史一事。<sup>73</sup> 陸游告老歸鄉之後，在南堂居室以東開闢園地。從文中所描述的來看，東籬應為一處狹長的梯形園圃，面積不算大，內有詩人手植的草木、自製的小池，還有隨時節開謝的花朵。不僅如此，更有日日穿梭其中的身影。有時，是陸游年邁的身軀緩步徜徉，嗅聞芬芳、把玩嫩芽；有時，是童子輕快靈巧的腳步，奔走來回，告知老詩人植栽的生長進度。東籬勃勃的生機與詩人投注的精力相互感染著彼此。看著眼前欣欣向榮的東籬，陸游好學不倦的態度亦展現無遺。舉凡不熟悉的花草樹木，陸游便研究相關的《詩經》比興、訓詁義理，一路沿著時代遞嬗，往下探討詩歌體製變革。看來，陸游的詩興不只跟著花事一併揚起，也在反覆研讀古人學問之中，陸游孜孜矻矻地學習，讓生活與知識結合，研究與創作並進，就如他對自己的調侃：「本來無事卻成忙」。<sup>74</sup> 從最後一句「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的自剖，更可以印證陸游在早些年賦予自我的定位，誠如〈書巢記〉等相關系列作品所述，陸游不僅是以書籍為伴，也有以文字傳世的意志。

<sup>73</sup> 嘉泰二年（1202）年 78，五月，朝廷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宣召以元官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免奉朝請。隔年，多次上劄子請致仕，五月十四日離京歸鄉。詳參于北山：《陸游年譜》，頁 470、484。

<sup>74</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東籬三首〉其一，頁 3691。

在東籬，詩人所感受的時間已漸漸遠離人世的紀曆，而更趨近與花草一齊生長、朝暮循環的自然時間。寫完〈東籬記〉不久，同一年份陸游再創作〈東籬雜題〉<sup>75</sup> 五首，其一、其三皆表現出詩人婆娑其間的自在、喜悅：

終日在東籬，清和適此時。鶯聲如妒夢，花氣欲撩詩。

愛客茶新碾，留僧飯別炊。流年隨手過，不覺近期頤。（其一）

昨日一花坼，今朝一草生。深林鳩婦聒，高棟燕巢成。

熟果簷間墮，殘書枕畔橫。菴居澹無事，作意領新晴。（其三）

這兩首詩呈現鉅細靡遺的東籬生活和景緻。晚年的日常，由睡時的夢和醒時的詩交織而成，詩歌素材不假外求，就來自對東籬周遭的悉心觀察。其三末句寫出沒有人間俗事的紛擾，但有風月花草韻事的快意，陸游的心理早已習慣這樣平淡如水的時光。另外，在其一的第三聯，雖有寫到與他人飲食來往、聯絡感情，其他雜題詩內容更多顯現出，陸游在東籬自足自適的快樂，如：

深居遠悔吝，簡事養精神。曳杖一蕭散，待茶時欠伸。

風生叢竹嘯，露坼野花新。自作東籬後，經旬不過鄰。（其二）

溝聲流激激，籬影立疏疏。平旦來澆藥，臨昏尚看魚。

比鄰怪疏索，風月伴躊躇。安得王摩詰，憑渠畫草廬。（其五）

這兩首詩呈現詩人與外界的疏離，減少鄰里人際互動的一面。陸游輔才開闢東籬，貪戀此處美景，自喜於擁有一方山明水秀的富足。東籬帶給詩人及時遊賞的便捷，還有舒展身心、調養精神的去處。雖然東籬是座室外園圃，對陸游而言，

<sup>75</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530。寫於開禧元年（1205），年 81。

卻也是一個充滿「靜定感」<sup>76</sup>的地方。「人與其場所的親密關係便濃縮在此一角落中。儘管天地可以非常寬敞，儘管旅程可以非常遙遠，但安居意志的渴望想擁有的只是天涯一角」，<sup>77</sup>在空間意義上，東籬，象徵晚年的歲月裡，安放身心的角落天地。這份「靜定」和前兩節提過的書巢的封閉、居室的平和或老學菴的修練場域，都不盡相同。東籬是大自然的園圃，是三山別業的一隅，三山別業又是世界的一隅，陸游於此老、病、死，享受生命旅途中開往終點站前，最後一程美麗的風光。所以〈東籬雜題〉其四嘗言：

南陌歸雖久，東籬興又新。無求覺身貴，好儉失家貧。  
引水常終日，栽花又過春。桃源不須覓，已是葛天民。

歷來文人隱居園田山林，莫不對陶淵明筆下的桃源境地推崇有加，那陸游的東籬也是對桃花源的一種追仿嗎？對陸游而言，桃源境地不須覓求、不必刻意營造，只要身心所嚮，歡然過著無欲無求的簡樸生活，在引水栽花的低微勞動中，體會到悠然的真意，不論居處何方，都與桃源無異。陸游此刻心境儼然是一位反璞歸真的上古百姓。

陸游對「東籬」還有沒有別的期許與寄託呢？〈東籬記〉的最後段落說明了「東籬」更多的思想意義：

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虜！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  
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sup>76</sup> 巴舍拉在《空間詩學》的〈角落〉一章，論述人們喜愛的藏身處，讓我們確認一種存有的初始特質：靜定感。在此借用這個詞彙來表述。見氏著：《空間詩學》，頁224。

<sup>77</sup> 黃冠閔：〈巴修拉詩學中的寓居與孤獨——一個詩的場所論〉，頁91。



陸游中壯年時是一位積極入世的士大夫，晚年生活對老子的理想卻別有一番體悟、實踐的味道。追溯本段思想出處，源自《老子》第八十章〈小國寡民〉的思想，是老子從「無為」的觀念中導繹出的具體政治理想。<sup>78</sup> 那麼，陸游在〈東籬記〉中化用該段的用意是什麼呢？《老子》原文前半尚有包含否定「什伯之器、舟輿、甲兵」的論述，陸游顯然無意延攬這些論點（也和他主戰意識矛盾），而只擷取〈小國寡民〉中最令人神往的生活狀態——簡單而富足的物質條件，無利益瓜葛、無拘無束的人際關係——這也應和上述所舉詩歌的內文：「無求覺身貴」、「經旬不過鄰」、「已是葛天民」。然而，若是仔細思量本段寄託，陸游和老子原文的思想底蘊終究不同。在〈小國寡民〉的脈絡中，由於「老子所肯定之主體僅是駐於無為之境而利用『反』之規律以支配萬物者；主體本身不是一實現價值的主體」，<sup>79</sup> 因此遏止了一切慾望萌生的可能。陸游借用一樣的意境，卻有著不同的核心價值，其所展現的主體是更活潑的、能動的面向。無論書巢、居室、老學菴，詩人主體與屋宅深度互動，確立彼此相處的方式，身心與環境氛圍呈現高度合一。在東籬，陸游自主創造並定義這個空間，這裡是屋舍之外陶冶身心的好去處，沒有官吏、稅收，更無須掛慮生活安頓，是老子上古社會的縮小版，也象徵陸游對現實政治失望之後，轉向個人理想的實踐。

爾後，陸游於開禧二年（1206）再作〈東籬三首〉，<sup>80</sup> 這首組詩的生活型態和其他東籬作品較為不同。如果說「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自足自適，是陸游

<sup>78</sup> 「由於『無為』及『反』」等基本觀念，老子只以『把握萬物所依之道而處萬物』為其人生主張。……而視勉力以求為必敗。於是老子不肯定客觀歷史中的文化成長之價值。蓋老子視萬有皆為變逝之事象，不肯定任何特殊規範，亦不肯定經驗知識，由此，對政治秩序亦持一歛退之觀點。……此即『小國寡民』之說。」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81年），頁237。

<sup>79</sup>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238。

<sup>80</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3691-3692。時年82歲。春，山陰作。以下本段所引詩句皆出於此，不再另行標註。

在別業生活的一個切片，那陸游晚年另一個生活的切面，便是書寫村居農事、鄰里友好的詩樂主題。<sup>81</sup>〈東籬三首〉為七言律詩，語言平實流暢，所寫偏向日常記事，對「東籬」園圃本身沒有什麼筆墨描繪，而是類似勾勒出陸游生活狀態的底色，一筆帶過，比如這三首組詩的第一聯分別為：「東籬深僻懶衣裳，書卷縱橫雜藥囊」、「漫道深居晝掩關，東籬栽接不曾閑」、「東偏隙地作疏籬，遇興無非一笑時」，其餘內文以輕鬆、疏懶、熱鬧居多，和〈東籬記〉呈現的人際互動十分不同，空間氛圍更加快活。在這裡，有「花發時時攜綠酒，客來往往羨朱顏」的酌飲之樂，有「陪客投壺新罰酒，與兒鬪草又輸詩」的嬉戲樂事與天倫之樂。東籬可以是自己靜定的天地、理想的實踐，也可以是與人同樂、共享生活的開放式家園。東籬除了實踐理想的「小國寡民之細者」；陸游還為我們揭示別業生活、東籬環境，富有「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兩重關係，宛如陶淵明田園「人境」的再現。<sup>82</sup>我們可從東籬以小見大，了解陸游看待家園的方式。一直以來，家園並非孤立的、死板的，它向內溫柔包覆著存有主體、向外延伸則成為居住者和周圍環境、鄰里互動的出口，內外共構，形成有機的結構。<sup>83</sup>在〈初夏村居〉其四，人、鄰里、自然之間的和諧尤其令人神往：「天遣為農老故鄉，山園三畝鏡湖旁。嫩莎經雨如秧綠，小蝶穿花似繭黃。斗酒只雞人笑樂，十風五雨歲豐穰。相逢但喜桑麻長，欲話窮通已兩忘」。<sup>84</sup>

<sup>81</sup> 何映涵在《陸游田園詩研究》中，有一章討論陸游田園詩旨趣的開拓，對「樂境」有很好的體悟，包括人情純古、與民同樂的情懷。見氏著：《陸游田園詩研究》，頁 231-273。

<sup>82</sup> 蔡瑜先生重新定義陶淵明人間性、田園世界，採用「結廬在人境」的「人境」，以之作為定義陶氏生活情境的具體說明。「與園田相互指涉的『人境』，因觀照到『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兩重關係，因而使『人間關係』與廣闊的天地自然相互滲透，人間關係遂有獲得重新定位乃至提升的可能」。見氏著：《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頁 11。從〈東籬記〉、東籬組詩的內涵來看，陸游的三山別業未嘗不是人境的再現。

<sup>83</sup> 這部分的論述，是啟發自特約討論人葉叡宸給予的建議。

<sup>84</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1664。

嘉定元年（1208），即離世前一年，陸游又作〈東籬雜書〉四首。<sup>85</sup> 最後的〈東籬雜書〉四首，藉由書寫東籬春事，呈現出日薄西山的老人身心，詩中一首一首帶出景物遞變，終而漸衰，春事步入尾聲的過程竟與陸游衰老的身體有著相似的步調。且看：

芳草初侵路，青梅已破枝。雨來鳩逐婦，日出雉求雌。  
莽莽江湖遠，悠悠歲月移。老人觀物化，隱几獨多時。（其一）  
桃李成塵土，來禽始著花。病夫猶枕上，春事又天涯。  
巷陌鞦韆夢，簾櫳燕子家。野僧來問訊，強把半甌茶。（其二）

其一首聯運用「侵路」、「破枝」有力道感的寫法，向世界奮力一搏，展現春日的生命力。下聯從動物在晴雨時刻不同的活動，帶出歲月推移之感。其二首聯也寫出繁花零落，春事各在天涯、聚散無常，和病恹恹的陸游同屬一類，詩人身心與自然萬物和諧共處。這兩首後續的人際相處則不同：其一陸游冷靜地從旁觀看「物化」，獨自持續「隱几」的修練功夫，維持靜定之感，屬於自足自適的生活型態；其二收在野僧來訪，詩人奮起飲茶談話，釋出友好的訊息，是「人與人」的互動狀態。兩首方巧呈現東籬空間中兩種不同的生活氛圍。再來其三、其四：

老厭人間事，閑知造物功。草生三徑綠，花發一窗紅。  
幽境翫塵外，流年嘯傲中。所嗟儕輩盡，論舊只春風。（其三）  
身與春俱老，愁隨日漸長。簾櫳聽語燕，澗谷擷幽芳。  
酒榼常從後，詩囊亦在傍。閑行無定處，隨意據胡床。（其四）

<sup>85</sup>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4143-4144。時年84歲。春，山陰作。

其三、其四更可以看出一位行將就木的老者對老年生命的感慨。其三寫陸游身處東籬幽靜的空間，老身歷經奔流的時間不斷淘洗，更顯疏離與孤獨，如今只剩春風知己陪伴自己。長壽的祝福是一體兩面的，人越老知己越少，也越難與外人建立新關係，但長壽也讓陸游能在自然美景中多逗留幾許。當「人與人」的交際漸趨於無，詩人也總能在「人與自然」的向度中發現更多珍寶。其四將老身與季春相比擬：春事盡、身亦老、愁更長。這三者之間因為詩人主體的意識而有聯動的關係，這個問題看似不可消解，但是陸游旋即轉向詩、酒常在的生活，樂見手中尚能掌握這些微小而確切的幸福。日常起居就是從屋舍向東籬走去，再從外往內走回，累了便坐、乏了便起，如此隨意閑行的自在，把繁雜多變的世界簡化為詩人安老身心的天地一隅。「東籬」不再只是簡單追仿的文化意象，在陸游老年生活的脈絡中，也是「一個動容的，有感情附著的焦點，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sup>86</sup>

「東籬」對陸游而言意義豐富，它不但象徵安放身心的天涯一角，有自然與自己親近的接觸、自給自足的快樂；同時又是半開放的空間，與鄰里鄉人互動和諧，充份表現沒有排斥、擁擠的人際關係。在家園書寫的脈絡下，它代表老年世界中最高一個層次的樂境，比其他屋舍都更加寬敞，比其他小園小庭都乘載更多深意，陸游退居山陰多年以後才開闢東籬、為之作記不是毫無理由的，這裡是他對人與自然、社會的生活型態的反思，對陶氏隱耕生活的肯認。

<sup>86</sup> [美] 艾蘭·普瑞德 (Allan Pred) 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與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入王志弘、夏鑄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9年3月），頁86。

## 五、結論

本文所討論的家屋、園圃一共有四處（嚴格說來則是三處），雖然其他有關三山別業的創作不在少數，然筆者以為這幾個詩文並陳的作品，涵意最為深刻，最值得作為考察陸游晚年退居家園以後的身心活動。陸游對家園的書寫並不具備與時漸變、或鮮明轉變的前後期差異，他寫的是時時刻刻呈現的當下、反覆思考與感受的身心主體。故此，每一個時期都有獨特的講究，每一個地方都有各自的意義，即使空間相同，在不同時空情境下，也會有不一樣的展現。最關鍵的是，陸游書寫家園時，自我是如何涉入其中，向後世讀者呈現複雜、多層次的身心狀態。

第二節的書巢，是陸游私密的知識王國，他標榜自己與書為伍，在溢滿的情緒之後，又調侃自身困居於紙筆世界中，反思仕宦身世的多變與不平。第三節，家屋與修築、養身結合的書寫路徑，是陸游別出心裁的創作。筆者從修築居室寫起，再突出書巢／居室的氣氛差異，強調空間與主體的相互定義。後面配合正式的修練場所——老學菴——陸游寫老學菴周遭景物的用心，更進一步反映詩人的道德思想。第四節的東籬，富有文化意義的園圃空間，是陸游自足自適的天地，寄託小國寡民的理想，又是個美好的人境空間，在老年家園書寫的意象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每節正文各有一記，記體文也是家園書寫的重要一環，散文行文內容充實，彰顯作家對該處的態度、情懷、從事活動，描寫也更詳實，補足詩歌的敘事弱項。按時間順序勘查這些書寫主題，其所代表的意涵是反映陸游不同時期的主要活動場合與身心狀態。從屋舍到園圃，陸游家園書寫的層次有三段式的疊進，六句左右開始進入書寫版圖的私密書巢；七句起成為書寫寵兒的老學菴與搖身一變的居室空間；年過八旬輔才開闢的、實踐理想的東籬，這

些地方彼此擁有不同意義，一處的詩歌創作也不受另一處的產生而影響，各自持續在陸游的家園大放異彩，形成多層次的書寫創作。

三山別業是陸游一生最重要的家園所在，無論安排、營造、取名，都不是任意而為。家園的一屋一室一園一池，都帶著詩人的生活方式、身世記憶、處世思想、身心呈現。陸游曲折的仕宦之路，加上細膩的體察與慢活的歲月，給予他無盡的創作能量，成就了晚年大量的田園詩創作，讓陸游足以長期書寫別業家園的題材。經由陸游日復一日的居處，以及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sup>87</sup> 陸游一點一滴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版圖，作為安放身心的避風港。

現有陸游閑適作品、晚年創作研究中，較少見以家園空間為主、詩文並進的研究，筆者希冀拙作所掘發的些許觀察，能為陸游研究或南宋文人家園書寫補足更多切入角度。

---

<sup>87</sup> 此句式化用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浮 (Tuan, Yi-Fu)、瑞夫 (Relph) 等人的說法，引錄自王志弘、夏鑄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86。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西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會注：《史記》，臺北：萬卷樓，2010年。
-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王進祥句讀，王秀雲音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70年。
- 北宋·張君房纂輯，蔣力生等校注：《雲笈七籤》，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
-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南宋·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渭南文集校注》，收入《陸游全集校注》，2011年，第9冊。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王志弘、夏鑄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9年。
-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81年。
-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出版，2012年。
- 錢鍾書：《宋詩選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

〔法〕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2003年。

〔英〕蒂姆·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

## （二）期刊論文

王飛：〈論陸游詩中的道家思想〉，《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0期，頁12-13。

何乏筆：〈氣氛美學的新視野——評介伯梅《氣氛美學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第188期，2003年4月，頁34-43。

林岩：〈晚年陸游的鄉居身份與自我意識——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29-42。

周青松：〈論陸游詩中的複句〉，《中國詩學研究（第13輯）》，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263-279。

胡傳志：〈日課一詩論〉，《文學遺產》，2015年第1期，頁82-89。

高利華：〈陸游詩歌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浙江學刊》，2002年第4期，頁140-144。

徐丹麗：〈歸來偶似老淵明——論陸游對陶淵明的接受過程〉，《湖北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頁110-111。

張振謙：〈論《黃庭經》對陸游的影響〉，《北京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127-131。

黃奕珍：〈陸游晚年以「疾病」隱喻之和戰思想〉，《成大中文學報》第40期，2013年3月，頁75-98。



- 黃杉柵、陳楚文：〈陸游三山別業考〉，《建築與文化》，2017年6月，頁37-38。
- 黃冠閔：〈巴修拉詩學中的寓居與孤獨——一個詩的場所論〉，《哲學與文化》第10期，2009年10月，頁81-107。DOI:10.7065/MRPC.200910.0081
- 鄒志方、章生建：〈陸游三山別業考信錄〉，《紹興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頁9-18。
- 鄭毓瑜：〈抒情、身體與空間——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反思〉，《淡江中文學報》第15期，2006年12月，頁257-272。DOI:10.6187/tkujcl.200612.15-8
- 蔡書文：〈陸游詩中的疾病書寫〉，《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10卷，2011年10月，頁79-102。DOI:10.7002/THCKWHYC.201110.0080
- 盧曉輝：〈論陸游的道教信仰與愛國思想〉，《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頁103-107。
- 〔日〕立野良介著、楊芳慶譯、雷禮錫校：〈城市、氣氛與自然——論格爾諾特·伯梅的環境美學〉，《襄樊學院學報》2010年第7期，頁28-32。
- 〔日〕高津孝：〈陸游評價的系譜——愛國詩人與國家主義〉，《政大中文學報》第4期，2005年12月，頁59-78。DOI: 10.30407/BDCL.200512\_(4).0004
- 〔英〕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與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入王志弘，夏鑄九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9年，頁81-103。

---

(三) 學位論文

王宏芹：《晚年陸游的日常生活與詩歌創作：幾個側面的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何映涵：《陸游田園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7月。DOI:10.6342/NTU201601672

姚瑤：《陸游詩「閉門」意象與晚年心境》，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3月。

楊昇：《陸游的鄉居生活與「鏡湖詩」創作》，浙江：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10月。

謝進昌：《陸游鄉居詩研究》，廣東：汕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5月。